

我这是第三次到济源,来向这里的山河大地和愚公移山精神致敬。这里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原产地。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,一个无穷无尽对一个民族赋能的精神力量发动机。对我个人来说,简直就是人生的加油站,心灵的大学院。

耳边又响起从小就会背诵的《愚公移山》中的话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。”这句话鼓舞了一个民族,预言般地让我们看到曾经积贫积弱的祖国,今天日趋繁荣富强。我军人出身,18岁入伍,60岁从部队退休。在部队从将军到士兵,这句话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,这句话几乎响遍我42年军旅生涯。

我对济源有一种天然亲近感。济源,济水之源。我老家的济宁、济南因济水而得名。几年前,曾与几位诗人和老家济源的作家李洱,在写有“济水之源”大字的巨石旁合过影。济源之水,曾流经我的故乡山东,滋养过那里的大地五谷。我劳动的祖先,从水缸里舀起一瓢清水,这瓢水也许就来自王屋山下。

王屋山下,愚公身边,就是黄河。第一次来济源是1997年,与雷抒雁等几位诗人参加《诗刊》和河南日报活动。那时小浪底工程还没竣



跨世纪的心有灵犀

万里长江此封喉,吴楚分疆第一州。“上海作协行走课堂第二季”的目的是安徽。这日绝早起来,驱车前往位于长江下游北岸、皖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安庆市。沿途一路黛瓦白壁、马头墙,昨夜落过一场大雨,目力所及之处,“九头十三坡,小巷算最多”,在安庆绝非虚妄。巷陌无言,烟火承载,连缀成片的独特徽派建筑,给白雾笼罩渲染,虽非景区,却处处美景入画来。前来写生的人,或三两结伴,或独自前行,远离都市喧嚣的一刻,殊途同归,用自己的方式,给徽州文化留下最细腻的一笔。山路九曲十八弯,两旁斑驳老房高低错落,零星几家小杂货铺。再往深处去,骤然间阔达起来。一老者斜靠竹榻闭目养神,脚边默然端卧一条大狗。远远地望见车子正前方的石柱拱门,门楣上写着“独秀园”。三个草字在阳光下光芒烁烁,笔势若凌云飞一般一气而下。身后有人叫一声“仲甫先生”,一车人齐声附和道,“我们来看您了!”

适逢《薪火》责编发微信告知,单行本即将出版发行,下车来怔怔呆立,三年时光浑然不觉。此刻抬头仰望陈独秀塑像,难言胸中感慨,想到那句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。出自李大钊之口的警示名言,却恰似三年前接下“红色书写”任务之初我的真实心理写照。书写的过程,亦是了解的过程。但阅读再多,也不过是平面化碎片化的材料堆积。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们,深入探究不太现实,毕竟不是专业史料研究者,也鲜少有机会置身其境去感受革命者生活的那个时代。要感谢“行走课堂”,此时的我有种“与君初相识,却如故人归”的别样心境。某个恍惚的瞬间,那个激情飞扬的实景再现。但见有个人远远地来了,疾步如飞,走得太快像在飘,近前来才看清是一位青年男子,白西装、白帽子,目不斜视飞奔至五层花园的西南方,黑暗中他从怀中掏出厚厚一沓宣传单,猛地朝天一扬……我的眼前一片迷蒙。

高墙深院,大门敞开,正值学生放学的时间,有几个半大孩子侧着身往里探看,口中喊着,“安庆有个陈独秀,男儿立志出乡关……”是颇为得意的口吻。一老者拄着拐杖,步伐蹒跚而坚定,边上的年轻女子贴他耳边不时窃窃细语。二人且走且观,看得十分仔细。玻璃展柜中有一本微微泛黄的《安徽俗话报》,无声百年路,观者的面前仿佛晴空炸雷,仅一夜之间,在安庆老城街头悄然传开,并迅速传遍江淮大地。出得纪念馆,那老者找个安静的角落稍事休息,把刚买来的一本八开页的陈独秀生平简介慢慢打开翻看。年轻女子微笑着读给他听,“一代鸿儒贤哲,甘为人梯不悔。斯人已随黄鹤去,风范永垂在人间……”

不禁想到仲甫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作《敬告青年》,文中提出新青年的新标准,这样写道:“进步的而非保守的;进取的而非退隐的;世界的而非锁国的;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……”先生的话,纵然走过一个多世纪,在今天仍然适用且具实效性。



王屋山下

曹宇翔

工,黄河岸边有无数日夜奋战的人们。站在愚公塑像前照了相,我感到他老人家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,甚至感到他借给我一把锄头。当时活动主办方赠给每人一方大砚台,我随手转赠给一位喜爱书法的朋友。我心想,我已带走这里的珍宝,只是你看不见。

第二次来济源是2020年6月。从北京到济源,中巴车要跑9个多小时。旅途漫长又沉闷,在车上我唱起了当新兵时唱的歌《北京颂歌》。同车一位茅奖得主,不知何故也喜欢此歌,我俩在车上一起放声歌唱。我们年龄不同,故乡不同,经历不同,但都曾是外省青年,星夜兼程,向紫荆城奔驰。

这次又在愚公塑像前照了相。见到早已建成的黄河小浪底工程,激动人心。我写过这样的诗句:“笙箫的黄昏,《诗经》的黎明/日出日落走遍梦中大地/抚摸开闸的稀世壮美,黄河/最后的峡谷,沉雄力量堆积在深处/激流飞天,整个大地都在轰鸣/让我搓动大手如面对一轮莲

勃朝阳/像巨人翻身而起,自此唢呐向东……”

愚公移山精神不是一句空洞口号,而是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在生活细节里。是劳动和创造,是埋头苦干与坚忍不拔,真实丰盈、鲜活又生动。在祖国大地上有众多愚公身影,都市烈日下急匆匆前行的外卖小哥是,前天给我家安装空调、汗水湿透工服的师傅也是。各行各业建设者,勤奋工作的人们,都是愚公移山精神传人。正是有了这些人,生活才有了热腾腾活力,汇成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洪流。

天上从不掉馅饼。不论哪个行业,那些成就一番事业的人,都有吃苦耐劳的愚公移山精神。我对其他领域知之甚少。就文学这个行当,见过不少无所畏惧的当代愚公。我是第三届军事文学系学员,我那一届获茅奖、鲁奖的学员有五六个。我见过他们写作,一位同学桌上有一摞半尺高稿纸,一月后竟让他写没了。这位写小说的同学,也获过鲁奖。

愚公移山精神是整个人类的财富。愿景和初心,久久为功的伟业。只要人类存在,就会面临各种困境。跨越地域、国界、信仰,愚公移山精神在人类天空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辉。巨人推石,排山倒海,人类文明,滚滚向前。

赢得了“玻璃海”的美誉。那浩瀚的海水,在赤道阳光的照耀下,各层次的蓝色发挥到了极致的视觉效果与肌理质感。望着这样的海水,似乎可以使人六根清静、欲念全无。漫步

海上“桃源”享闲趣

王琪森

人一下子进入盛夏时节。机场与码头相连,我们随即坐上快艇,在三刻钟后靠岸康杜玛岛,入住绿树浓荫掩映的沙滩屋。碧海蓝天、沙滩雪浪、柳风蕉雨的康杜玛岛,以风情万千、景色旖旎的一岛一世界而成为海上的世外桃源。海水的纯净透彻与色泽的清碧无瑕,为其

在形似月牙的海滩上,沙细如粉而洁白晶莹,没有一点杂质,柔软温馨,因而被称为世界上难得享受的“面粉沙”,从而过滤了尘世的喧嚣,让人归璞返真。沙滩屋都是独立的单元。落地窗外,设有绿树苍翠、鲜花红艳的小花园,出园便是私人沙滩。正是夕阳西下,我们躺在蓝色



看我的彩蛋

(插画) 董培培

摘掉金刚网纱窗,从窗户翻出去,到放置空调户外机的窗台上,拔掉了那棵桃树,这棵桃树离开了春天,它拒绝拥抱夏天,它的枝叶已经干枯,和其他旺盛生长的植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等了数周,才决定把它拔掉,总觉得还有机会,它会复活,毕竟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室外温度下,仅仅依靠花盆里的那堆山土提供的暖意和营养,它扛过了漫长的冬天,它够坚强,我想它一定是对春天抱有幻想,才能熬过那些寒风呼啸的日子。

这棵桃树高不过三四十厘米,是我从山中路边把它“收养”回来的,如同收养一只猫那样。当时,或许是它显得过于柔弱的缘故,没有被树农选中,被丢在一片山田边。其实,可以随便在路边挖出个小坑,埋进去或能成活,但那一刻,我决定带它回家。

同时带回的,还有一袋山土,我想模拟它在山中的生存环境,担心用种其他植物的腐殖土没法磨砺其意志、锻炼其筋骨,开不出怒放的花来。把它种在我家阳台后,我透过窗户玻璃看着它,有些担忧,它毕竟是离开家的树木,此后它只能在100多米高的人类家庭眺望20多公里外的故乡。

桃树会想家吗?我觉得会的,每一种植物都会想家,但它们也会退让一步,选择与种植它们的人类和平相处,不会动辄“死给你看”。那些妥协了的植物,让枝条和绿意都放肆地生长,换取人类的自来水和营养颗粒,它们茁壮生长,人类悉心照顾,彼此提供价值,相安无事地陪伴。但总有一些植物,会任性地逐渐枯萎,它们怀念山中的味道、大自然的氣息、虫鸣和月光,然后在某一个夜晚,忽然拒绝与这个世界和解。

那棵桃树,在我家胜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年头,你不知道为了它我付出过多少时间和心血,隔段时间调整一下位置,保证它的每个枝条,都可以吸收适当的阳光,关注土壤的含水量——保持足够

长椅上一边听着节奏明快、此起彼伏的海潮声,一边欣赏着玫瑰色的落日一点点地亲吻着海平线。随着夜色渐浓,海滩上摩洛哥灯笼逐渐发出米黄色的朦胧灯光,弥散出浪漫气息与海上仙境般的宁静氛围。在这岛国的深处,大海的一隅,让人邂逅一种“何处惹尘埃”的禅意。

第二天清晨,我们开启岛上生活模式。浮潜训练,先是在海边的游泳池中试潜,将呼吸面镜、呼吸管、蛙蹼等“浮潜三宝”全部装配戴上后,一头扎进水中,牢记教练的三句话:稳吸气,双手划,用脚蹬。下午出海浮潜。在形态各异、五彩缤纷、如花

的干燥又不能缺乏必要的水分,在它遭遇虫害的时候,从网上数次买了驱虫药水加水稀释后使用,一度厨房柜子里各种植物用药水堆积成小山……它在我家的第一个夏天和秋天,处在“死去活来”的状态下,喷了药水,会恢复几天活力,一旦停止,叶子就又蔫巴起来,有的枝条猛长,蹿得很高,有的枝条枯萎,不得不剪掉,直到深秋的时候,它貌似完全适应了环境,给人一种很健康的感觉,才让人放心下来。

冬天的时候,犹豫要不要把它搬进有暖气的房间,最后还是选择把它留在室外,在山中,它也要承受低温的考验,不能打乱它的节奏,不能让它在白天里错觉春天来临。在室外白天温度降到零下5摄氏度之前,按照网上的教程,给它浇足了最后的封冻水,用黑色的垃圾袋将花盆包裹了起来,以便白天获取更多一点阳光热量……初春的时候,迎春花开的季节,这棵桃树也迫不及待地抽芽了,嫩绿,生动,活泼,活力四射的样子,看着真让人心情愉快。

可就在认为它可以潇洒地活进夏天的时候,它猝不及防地死掉了,这和我有关,那段时间我忙碌别的事情,很少有时间坐在阳台的沙发椅上,看着这些花花草草超过半个小时,对那棵桃树的关注度也不够,等到想要上“急救措施”的时候,为时已晚,无论如何都救不活了。我想把它留在那里,抱有希望,期望明年春天能看到奇迹,它在春风中缓慢醒来,可这不符合逻辑,一棵桃树离开了春天,就等于离开了这个世界,我们还是得继续学着告别。

有几天,我内心若有所失,在想,自己究竟给了这棵桃树以自由,还是囚禁。过去我曾养死过多种植物,乃至有了点心理阴影,不再买任何植物回家。

与一棵桃树,在夏天说再见,它无需在孤独的阳台上继续遥望远方,此刻在它的故乡,万棵桃树正在竞相生长……

绽放的珊瑚林中,石斑鱼、神仙鱼、小丑鱼、狮子鱼、虎纹鱼等与人同游共舞,不由使我进入庄子的时空:“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

我们第三天入住的海水屋建在岛的南端。远远望去,那一幢幢浮在海面上的白色小屋,犹如出水芙蓉般玲珑剔透。屋前有一个宽敞的亲水平台,悬空还装有一个蹦床,可以仰望蓝天,俯瞰海底,在上面蹦跳几下,可抖落俗世的风尘。清碧的海水仅一米左右深,而且海底平坦,长满了美丽的珊瑚,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悠然地觅食,你可以蹲下和它们零距离对话。夜晚海上明月升起,枕着隐隐的海声入睡,一切显得如梦如幻,“不知今夕是何年”。

第四天主要节目是出海垂钓,从海水的深墨蓝中可以知道这片是深海水域。海钓并不用鱼竿,而是在一大圈尼龙绳的头上有一个鱼钩及铅球,装上鱼饵就行。大家把鱼钩纷纷抛入海中,这是面对大海,放飞心情的时刻。我感觉到绳在微微颤动,便开始收线,“嚯”,竟是一条漂亮的红斑鱼。随后大家都钓有所得,快艇上充满了收获的欢声笑语。回岛后,各自把钓到的鱼请厨师免费加工,当我们吃着清蒸的红斑鱼时,那种新鲜和细嫩的滋味真是令人难忘的舌尖上的幸福。

了初中,一学期学费五百多元,一同走进中学校门的同窗更少了。那时,辍学现象在农村稀松平常,很难说是观念上的“读书无用论”,其实更是现实经济困难所致。

而今,义务教育免费,农民种田有补助,实在鼓舞人心。如果把今天的甜和昨天的

回归本真之美

吴艳红

苦中和一下,那些辍学的同龄人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

随着经济腾飞,中国今日物质的丰盈无须多言,但是我们越来越为物所累,感受快乐的能力不再纯粹。有时痴想,是不是过多物质已经遮蔽了我们的真正需求,甚至怀念小时候满足于一个发卡、一叠画片。看来,适度匮乏也是幸福的要件,就如同饥饿时吃饭最香,书荒时犄角旮旯里的文字也看得津津有味。面对汹涌而来的“物”,我们还是应

该像孩子般知足常乐。你何曾见孩子对喜爱的物品计较它背后的价值,贪婪地追求更多的物质?

在时代的洪流中,新事物层出不穷,处处是进步的气象,可每个被裹挟其中的个体分明又有许多的不得已。我们被现代工作制度规范,时间被机械划分,照顾老人的问题,陪伴孩子的问题,我们难以做到两全。

又一个儿童节到了。这个关于童真、陪伴的节日,再次对我进行了哲学的洗礼。

而今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里,回望走过的人生轨迹,不禁感叹过去和现在俨然两个平行世界,孩童和成人也仿佛两个物种。在成人的世界里,我们肩负着社会和家庭的责任,但多想像孩子一样葆有童真和童趣啊,别忘了我们曾经也是孩子!

十日谈

我的“六一”

责编:沈琦华

明起请看一组《过端午节》,责编沈琦华。